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柳快軒文集

高澍然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柳快軒文集 上冊

光澤高而農先生著

柳快軒文集

永思堂叢書第一種

抑快軒文集目錄敘

卷上

孔子訓伯魚爲周南召南論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論 釋格 解惑四首 雜說二首

春秋釋經序 妄焚錄序 修復春秋釋經儀制錄序 揚古錄序 金匱玉函經解序 醫方集

解校刊序 韓文故序 李習之先生文讀序 茗柯文後序代 種竹山房詩稿序代

梁荅林先生退庵文存序 何事巖詩集序 甚德堂文集序 怡亭文集序 貽亭詩集序 陳

扶雅文集序 祥鶴堂菊花詩集序 送郡伯黃心齋先生歸里詩序 憶雪詞序 陳太宜人懿

蹟圖序 陰氏家藏撰著先德下卷跋 明黃忠端公獄中手書孝經跋 題蔡忠惠公遺像 題

來夢亭感舊圖 題黃醉墨飲酒讀騷圖 題洪江送別圖 題張亨甫羅浮芳訊圖 題雙松介

社圖 題周味蘭先生放生圖 題金鰲峯寺壁 題烏君山寺壁 題伊玉祥像 題廖霽堂像

題野竹上青霄圖 募修京師儒武會館引 勸賑孝悌德鄧氏引 書熊鞠亭節略後 書李

生春祺試帖後

答陳恭甫先生書 答陳恭甫先生書 與陳恭甫先生書 重答陳恭甫先生書 與李蘭卿書

答梁方伯書 答黃郡伯心齋先生書 謝陳水師提督書 答張亨甫書 與張亨甫書 答
何純邁書 答熊松臣書 與王春卿 與上官寅齋書 答上官寅齋書 與上官信之書 與
戴樂尊書 答廖西田書 與程上農書 謝周觀察書 答周觀察書 答鄒接之書 答鄒接
之書 答毛簡在書 與莊生中正書 答賴子登書 答郭仲和明府書 與楊吉臣書 答周
牛棹奎書 答周生序奎書 與梁維翰書 答陳茂勳書 與鄭方伯王觀察論通志兼辭總纂
書 與常觀察書 與李中春書 與姚石甫書
贈何煥奎書 送沈夢塘歸里序 贈姚芝田序 苦學培先生七十壽序 鄭曜堂夫婦七十壽
序 彭公葵鏡夫婦雙壽序 上官寅齋六十壽序 王君定夫六十壽序 邱氏妹五十初度序
劉母沈夫人六十壽序

卷下

聖孝子傳 萬孝子傳 何孝子傳 蔣堅傳 許兆桂傳 上官瑗傳 何長者傳 何長詔傳
廖文壽傳 黃綵傳 黃進傳 伊光華傳 翁懷清傳 從兄所菴傳 高母何孺人傳 族
母危節孝傳 族表節孝毛孺人傳 黃節婦傳 張節婦傳 壽孝生華事 書方彥聞事

重修城隍廟碑代 翰林院編修姚鼐馬先生廟碑 明嘉議大夫仁和金公廟碑 皇清誥授光

祿大夫刑部尚書公陳神道碑代并序 候選直隸州州同李耘席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鄒君墓誌銘

伊玉亭墓表 張贈君妾曾太孺人墓表代 郭母方孺人墓誌銘 劉芸圃墓誌銘 邱甥女

貞孀墓誌銘 重修李定公祠記 重修趙將軍廟記 重修培元塔記 西源精舍記 念耕樓

記 不遺日齋記 冬筍味齋記 四十九石山房記 近思草堂記 思莪軒記 遊青雲峯記

中流放棹圖記 憶石圖記 南武奉祀圖記 書寮譚藝圖記 赤嵌從軍圖記 記吳氏二

婦 記虎 雜記二百

神雀頌有序 傅潛庵像贊 何君質軒像贊 何母黃太恭人像贊 魁星贊

蕉葉白硯銘 又一首與前銘同類 圓硯銘呂內郵作 泥硯銘同上 筆飲銘有序一角硯銘 小

雲和岑銘 葡萄硯銘

泰安五王崇聖祠祭文代 忠義孝弟祠落成祭文代 弔張母鄧孺人文 祭上官母曾夫人文

初歸祭慈母黃孺人文 饒母愼夫人祭文代 陳恭甫先生誄有序代 光澤訓導葉君誄有序

光澤高雨農澗 先生所著抑快軒文集七十三卷澗 或云七十澗

抑快軒文集 目錄敘 二 永思堂叢書

四卷 福建浦文苑傳謝景純錄餘韻謂原編七十三卷 或云七十卷 謝景純撰棋山莊集抑快軒遺文稿跋引何道甫說 家藏藥未刊先輩

雖有傳抄選輯亦迄未付梓 會稽 從陳石遺師學詩文師輒令細讀先生所著韓文故李習之文

讀又盛稱先生所作古文 曾樾 承諸論深以未得見抑快軒集為憾聞從他書得讀一二嘗鼎一

臠未為知味也三十二年夏歸里將母謁何梅叟先生於福州得所手抄高先生文一百一十五篇

知非全稿然久而并此亦亡乃謀付刊嗣承諸友好抄寄五十六篇 沈君祖率抄寄五十五篇陳君德銘自撰碑捐本抄寄陳尚書神道碑一篇

復從他書輯得五篇 韓文故一篇李習之先生文讀一篇 謝景純文鈔一篇陳左海文集一篇 都為篇一百七十六諸本復見者十有二篇其何

淑節傳氣格特靡疑非先生作抑快軒賦感遇賦誰意不可校均未刊刊凡一百六十一篇如右目

諸本文字間有不同則擇是而從性陳尚書神道碑搨本與抄本岐尤甚意上石時復經點定故辭

較明淨今從搨本先生原藁始乃終丁勒為三集茲以輯錄之本原編次第不可悉見乃仿姚氏古

文辭類纂例依類相從始事於三十二年夏歲事於三十三年秋時 曾樾 襄閩省驛政掣表弟劉存

衍司筆札校刊之事與存衍共之先生手藁既未得見諸本多訛脫離校殊難每以一字商勸累日

而官書與文事雖治尤不便每遇警報則挾冊而趨然終不敢廢置或於山洞中對坐冥搜蓋艱困

如此念世變日亟文物保持尤不易益堅其校印流布之心今幸得粗就繅漏補苴尚有俟於異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永安黃曾懋

會輯印抑快軒文集上下二卷既竣復蒙各方錄寄三十二篇

何先生梅製二十二篇郭君白賜八篇沈君祖華二篇

又輯得十有

六篇

定澤鄭亦十五篇馮吟琴文集一篇

去其復見者別刊抑快軒文續集一卷三十九篇其目錄刊於續集卷端蓋至

是先生遺文得印布者都二百篇前輩所推許揚古錄序與李申耆書論通志兼辭總纂書周封君傳陳尙書神道碑大率已具雖不知抑快軒遺文留天壤間者尙幾何而卽此集之印行已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就至於校讎疎略見闕寡陋博雅君子能爲是正補益使終復七十四卷之舊尤夙所望也

曾懋識

是集上下兩卷所用吾鄉名產大皮紙五十八刀悉爲鄧國楨君捐助印工裝訂費二萬五千元則楊亦中劉蒞庭劉乙藜倪煥樓諸君各捐一千元餘悉由

曾懋任之附識於此曾懋再誌

抑快軒文集卷上

光澤 高澍然 雨農

孔子訓伯魚爲周南召南論

朱子述程子論孔氏遺書首大學次論語蓋謂大學詳爲學之序修己治人之道備焉論語散記聖言而已不如大學本末先後使人有所遵所也乃觀孔子訓伯魚爲周南召南似不必爲是拘拘者豈伯魚久親聖訓知爲學之序但告以所宜爲者歟然周南召南多詠歌婦人女子之情無一語及於學也雖朱子以修齊之事釋之要皆陳修齊之化如此至身之如何修家之如何齊未嘗言也爲之者何從而致力哉竊謂由程朱次論語於大學推之周南召南宜更有所緩者而孔子至以不爲比於正牆面而立則豈可緩哉蓋自宮闈逮於閭巷皆有以樂天性閑大禮不迫不流眈眈然蒸爲時雍焉斯治情之學也學者誠致力其間優游厭飫而自得之情之發其有不中節乎中節之謂和和者天下之達道然則不和則不達所以猶正牆面而立歟孔子論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情之中節也則所以爲周南召南者已於首章發之矣卽身之如何修家之如何齊詩不已具言之乎教人若孔子斯可謂切近而周博嚴密而悅豫者哉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論

行有真有僞真於何存乎曰存於性僞於何起乎曰起於心赤子有心何以無僞心純於性不汨於知也孩提知愛敬何以言無知其知也與哉其由也使孩提知愛敬爲美美生名名生僞卽孩提亦僞矣不見其戀母與兄弟乎方母兄思少息惟母兄是求扑之怒之不肯已彼豈知愛敬之爲美哉由之而已矣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亦由之而已矣至漢詔郡國舉孝弟天下羣然知孝弟之名美於是有廬墓而生五子者有繫其子遺賊而以兄子行避者孝弟不可爲名以名導之真者隱而僞者出矣故秦以前有不孝不弟而無僞孝僞弟不孝不弟可使之由孝弟僞孝僞弟其所由之性絕矣所由之性絕其存者知孝弟足以爲名而已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揖讓不可行於後世者由知有父子之親也周公攝政四國流言者由知有君臣之義也然何如堯舜再官天下民不知有異伊尹放其君三年民不知疑乎此使由不使知之效也然則大學教人致知非歟曰致知如致師之致其所自有也自有之知性知之非心知之也致其自有之知意乃可得而誠也知善如好色其好有以上之乎知不善如惡臭其惡肯使加其身乎故致知之謂賅於誠意不勞朱子補也如致其人有之知人好亦好非真好也人惡亦惡非真惡也有不爲小人之掩著乎小人之掩著固知善

之爲美不善之爲惡也然則致知在格物非歟曰格如準格之格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亦其所有而有則故曰格也格與則之義協古亦有徵乎配緇衣云行有格是也然則中庸言尊德性何以又言道問學曰所謂不使知者豈如秦之愚黔首哉易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語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猶是使由之非使知之也彼繁文告造律令果足興民真性乎法施而姦生令行而詐起得毋長民僞心乎是謂使知之耳故不可也且豈維民哉維士亦然宋儲標道學之目廣語錄之書無異官府之文告律令也宜後世士知者多而由者少也

釋格

說文格木長貌本詰也從木各聲諸聲也而論語有恥且格通革素問人迎與寸口俱盛爲關格通隔聲同也是爲假借漢書冠錯傳虎落作虎格得聲同也是爲轉注然亦可指事木長可爲札故莊子削格注格柅也柅可以杆故學記杆格並言可以擊放史記手格此獸與左傳書逢丑公以肱擊蛇同亦可會意木性達其象爲高爲長長木之達也達於彼爲感達於我爲來故書格於皇大訓感格汝舜訓來而木之長有漸進象漸進者漸起也故格又訓起史記索隱萬物承陽起曰攝提格格起也有終止象終止者止其所不可過也故格又訓則家語曰訓格之言配曰行有格是格一字兼

六書之五焉其指事會意並依本詁
皆可訓則投壺請爲勝者樹標謂可
惟爲正詁故黃韻格直訓度量度
方格言方也孟子格君心之非曰一
格見南史度易傳弓格見魏書高謙
詁徵諸詩有物有則知格物則物之
先焉格者則物之則先乎身心意止
曰此謂物格也夫止其所爲止至善
應上止至善起下絮短脈真而理周
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后知至成何文

解惑四首

十五都吳屯有橋累圯累復而中墩
火好事者發中墩石啓驗有瓦蓋貯

遇漲遂決人益神之然貯者本期保全橋乃取效一墩一墩雖完於橋何益則佛之神通亦狹矣哉
高某江西人貧無理賴覓傭主光澤道遇鬪者問知欠逆旅飯錢曰我所有適足代償付之不復計
晚殮而是月得傭主供事三年薄有所積去而種山止北鄉上百際搗婦結茅居焉日薄暮大風雪
有凍者旁皇門外讓床溫之前夫婦燒敗葉禁寒遠曙客起曰予夫婦善人也爲示作龜方廣狹面
背一一標識出門去徑封鳥絕矚望噫然篋不見以爲真仙降如方作龜而貲果日起卽蓬起廈依
竈位堂室奧阼爲富人百祭舊無居人至是始名於縣傳二世龜如故方里人猶指曰曰仙人龜而
家驟落幾不保堂構豈仙跡亦有盛衰時驗時不驗邪毋亦視德厚薄爲差積則盛不積則衰仙跡
並不足恃邪求多福者宜知之

東山有灘名猴子險利數獲斤道光初邑衆鳩工平之鑿數尺得一石肖猴首深目赤鼻而銳口耳
披於頰喉下有二管見者謂雖猿猴不翅也鄉人擬選香木爲身鑲其首以祠先送東山塔寺供養
會何煥奎設書是寺語衆學子曰彼屢害舟多殺無辜斷其首不足蔽罪今又續之是獎惡而樂禍
也盍乘彼義未決殘而投諸廁衆學子咸默然煥奎大怒曰何媿媿無丈夫氣直提下殿力擿之石
完好而煥奎手血逆湧衆兇懼力阻益怒曰是何敢爾連擿數十竟碎分投諸園無事然余不異煥

奎能勇而異狻形未露灘名已與之合孰使之然耶傳曰妖山人與鳥知不名在前而肖形在後耶事有不相謀而相應者多矣使竟如鄉人續而嗣焉其爲祟可勝言邪然則煥奎豈但能勇亦習甚矣哉

閩中多魘魘以獨足亦名夔西鄉某氏樓有魘不爲害而文甚里俗持牟尼珠串宣佛號曰念佛始爲者饋齋以賀某氏方受饋樓上忽作人語曰告居停我有一聯代齋饋乞納飛一紙下曰念佛念心心念佛爲人爲善善爲人傳燈錄云狗子亦有佛性其是之謂歟然魘聯乃道學語非佛語也道不可離難魘亦然哉

雜說

鳥之鳴也適其適而已吾之聽之亦遂適焉無擇於其類入於耳皆善也其在樊籠者雖善鳴不適也彼其聲有變於其初歟然飛不能存尺地飲啄不能如其性其自得之趣亡矣雖無變其初而鳴者聽者亦烏能各適其適哉世之屈性而齟適人者其果能適人乎吾不信也

博學於文孔子之教也而孟子述古制有曰未之學者有曰其大略者有曰其詳不可得聞者烏在其爲博也然世未聞以不博病孟子矣孟子亦嘗曰博學而詳說之要之七篇大旨曰孝弟而已矣

仁義而已矣則其所謂博學者有出於仁義孝弟之外哉嗚呼善學孔子者孟子也世之務取博者亦取法於孟子而可矣

春秋釋經序

春秋史也與論異體論主斷可用褒貶史書事貴直筆實錄褒貶何施焉且褒貶依事以立而事得其實則是非明功罪定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懲於以撥亂世反正未有切於此也孔子云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豈非舊史之文或不符於事無以明是非定功罪因而正之使其事其文各止其所而義存焉邪則安得更立名曰爲褒貶也後世史官作史察論於紀傳之後於是褒貶見焉始失春秋之旨然亦施於其論鮮有施於紀傳者况春秋止書事爲編年體耶自三傳興創爲褒貶之說究其旨不離傳與名與人而已夫爵名人書事體也其別爲三者因其人之實也實則不可意爲予奪而謂春秋忽沒之忽易之則後之讀其書者又烏知當日孰君孰卿孰大夫而爲春秋所沒所易哉難者曰所以賴有三傳可考而知也然則無三傳而春秋不可讀矣夫無三傳而春秋不可讀豈孔子之書乎有以知其不然也抑三傳書事有按諸經而難通者不必三傳盡繫空之辭殆撫衆史而成之也然春秋方病衆史之不實於魯史正之三傳乃取它史之未正者雜入之其烏能取合乎不能

皆合而遂通之以褒貶褒貶又不可見也而遂當之以爵名與人宜其愈解而愈勞也余故專取證於經以求其文與事各止其所而義存焉者久之而煥然有得廓然其無窒也曰春秋實錄也其事不待傳而詳其文不緣意而立其義不假褒貶而見也爰疏所得於經下其三傳及舊說與經合者采而著之書成名曰春秋釋經或以不盡從傳病余者夫強經就傳何異削踵適樓顧不敢於舍傳將獨敢於舍經乎是則余之所慎也

妄焚錄序

漢興儒者接秦火之餘能使古經復顯於世常時師弟子匯全發微交手相付之功駸駸乎參鄒魯焉司馬遷作史記彙爲儒林傳所以發明授受源流以繼仲尼弟子列傳其表章隆矣逮東漢歷魏晉南北朝傳經之儒輩出而考其師承所自若者某弟子若者某氏學繹如秩如衆流支分而派別其取源於泉會歸於海則固無不一也至於黨同伐異入主出奴焚焚藉藉乃末師之失後之儒者折衷焉可也仙遊王君懷佩爲三禮之學其師福州陳侍御恭甫先生起閩陬以經學提倡東南其著書如左海經辨五經異義疏證皆嘗萃先儒之旨一衷於是蓋今之老師也余意必有人焉相與翊明先生之學綿繹於無窮如都尉朝趙商者出其間而余未之見也及交王君讀其所著妄焚錄

於是知先生之弟子有王君焉窈窕錄者綜三禮及諸經注疏所未及與未安者補訂辨證爲書而讓比於漏光取班固賓戲語以名也其書淵宏邃精有昔賢傳經之風以觀先生二書如河之滌濟之楚焉若王君可謂能傳先生之學矣他日史臣傳先生儒林附諸弟子吾知翹然舉首者必王君也屬王君徵余言因書以識之

修復春秋釋奠儀制錄序

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曰吾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然則釋奠先聖而修明禮樂器服華整穆淵淵生人觀聽豈惟揭敬齊神而已蓋飭人心移風俗在是焉其繫豈淺哉光澤舊無樂舞諸器亦敝不完春秋釋奠有司應故事諸生鮮至者是豈稱國家崇教育下儀制於郡縣學恪恭將事之旨哉嗚呼人心風俗之頹未必不由此也邑侯盛翼卿先生志教化舉墜典見而嘆曰是余之責也捐寶錢五百算爲之倡而屬邑孝廉裘紹其稽圖督造器服博選僧生習吹及舞如制既竣遵古者立學與器用幣誡吉告成又慮吾民不能遍觀而盡職也梓修復春秋釋奠儀制錄通諭城鄉屬澍然序澍然思漢叔孫通初設朝儀諸侯士以下莫不振恐肅敬世祖之起三輔見司隸僚屬皆懽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今創造一新

見之者有異是歟矧他郡縣學多簡略而吾邑稱明備乃陳乃奏士庶觀者親覩文明夫稚昧以振人心以儆風俗固作新民之首務也詩曰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飛鵠且懷況吾民哉竊謂吾侯斯舉可興禮樂而孝廉勤恭督事修古準今必慎必備亦庶幾公西氏願學之志歟

揚古錄序

同安呂君西邨精古篆識兼衆體而化其跡成一家之學吾閩上郡有伊默葦下郡有西邨蓋先後迭主齊盟云而西邨居廈島未仕知之者猶少使其業大顯於時當不減伊默葦也漢王朗由會稽守還許下時人驚其言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余以西邨起海上於二者宜有一遇焉問之西邨出家藏揚古錄示余且請序余按錄起商迄唐金石凡數百種而鍾鼎敦卣之屬尤多在商周已數百十種幾與宣和博古圖埒古博古刀布又各數百種盛矣哉不知若干代若干年薈萃成錄乃完富如此陳列几案如天球河圖光溢一室信人間異寶而西邨朝夕臨撫珍如秘本則異書也余問所從得曰得諸同里郭望瑤望瑤得諸海鹽陳南叔南叔不知得於誰何氏珍藏印章滿焉計是錄爲西邨得已易數十主矣嗚呼凡物無不散待之者亦寄焉耳歐陽公序集古錄以爲足吾好焉樂而忘者亦知其必散而不肯易所好誠達者也抑聞公不善書其與石公操書亦自言之是於集古

徒爲玩好之資而已異時去而之他氏其殊象犀珠玉之散幾何哉西邨研精衆有成一家學不惟
聚之於目而又聚之於手卽令散之他氏彼之素業足長留天地考古者且援以識古書典型則是
聚者皆寄至西邨乃爲能不散也夫道散於萬物修道者得而聚之文散於諸子百家修文者得而
聚之西邨於是錄亦若是焉已矣且西邨兼能古文自周芸皋先生觀察其地提倡風教而西邨文
益適上是又所謂見異人也古今金石家著錄者多矣而歐陽氏集古錄獨傳非以古文足重其錄
耶然則是錄且主西邨氏並非前後得者所能與也安問散與不散哉西邨名世宜道光壬午舉人

金匱玉函經解序

余讀靈樞素問未能窺厥奧而深嗜其文謂是書遠古一作者號之爲經奚愧焉而史記倉公傳載
倉公奏並褚少孫補案其辭奧衍皆倉公自著上之文帝答所問狀副在史氏逸與少孫得錄於篇
則倉公亦西京一作者也逮張機仲景起東漢名不見於史而所著金匱傷寒卒疝論後人目爲醫
聖卒疝論亡於元其二書語簡而義包注家但循章句不能知二反三求諸無字終無所得亦非
眞見卽一方名如桂枝加桂湯桂枝加芍藥湯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似奇而法
似贅而靠似拙而止其所故非淺識可及卅又東京一作者也漢書藝文志列方技篇末以爲王官

之一守豈知其文精嚴上規六經下俯百家哉然則古之方技皆儒而文也其亦有龜才傳禁方活人著奇驗然鮮變化卒不至國工矧著書貽後人豈闕於文義法者所勝任耶余友陳君懷武長嗣建業以儒者術醫久之有得成金匱玉函經解若干卷來謁序余未習醫無以爲言也而閱其自序愴然有法度蓋深於文者余嘗論解經須讓古文家言脈真斯理得也建業既通其術復深於文於以注仲景則余前言無所得亦非真見者可無斯慮而得諸故人之子尤樂道之雖余未習醫而通醫者必通文固與之論文豈不假道通焉卽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余以是信其書足以行遠焉

醫方集解校刊序

故制府孫文靖公軍務之暇閱坊本休寧汪氏醫方集解多訛闕命屬吏歸安王君雲笈精校刊布既成而公薨已一年王君尋以憂去福建臨發屬余序公所以校刊者余思公治閩先後緩急悉中肯綮蓋百年來未有其間及方書亦所以佐治理如古醫官屬家寧遺意願是書乃醫家之免圖冊耳何以勤公心哉且靈樞索問故奧其辭者將待後之明敏者治之恐一見便解適資淺學獵取輕試而人輒費也今是書集古方部分類居便於檢閱稍解文義者爭習焉不至如按圖索驥不止所

所傷不實多乎是宜禁之使不行不習復揚其波而助之汨何也已而思之公於此思彌深而意良苦余雖未親承公指而熟公生平可臆度而得焉蓋是書流布已百五十年不能禁之使不行者勢也人情畏難而喜易不能禁之使不習者亦勢也勢之所在道斯寓焉是書之失在太易而少變化要所論說不爲無見苟得善本而精求之變化亦在其中今習者既衆又多淺識庸見益以坊本之訛闕遺害可勝言哉蠶樞素問豈無訛闕而習者多明敏人能辨正之故其急不在彼而在此也昔韓魏公首論新法之害及判相州奉行之唯謹或問之答曰事既不可已就其法而善行之猶可以救敗嗚呼此真宰相之用心也公之命校刊是書有異是乎故曰思彌深而意良苦也王君故精於醫所校正得一千三百五十字補四百餘字又出資勸梓費不以公薨意其命可謂良屬吏也可謂善體公指如膠之斬也

韓文故序

澗然治韓文三十年有得於心就全集刪其僞竄者用時式者脫誤不可讀者未醇者存二百九十八首加評註焉名曰韓文故而序其所得曰公門人李漢序公集云文者貫通之器蓋一言蔽之矣夫道原於天倣於地品於庶物一當然自然之行焉其貫於人也爲而不倚故而不隨變而各止其

所盈其量維文亦然公之言曰文唯其是曰君子慎其實是則人已見泯而道之當然者審實則誠之必形而道之自然者出二者其本也而器之不濫則依於體與氣焉書曰辭尚體要曾子曰出辭氣言氣體之重也其本既立器有其質而體以範之氣以陶鎔之不倚不隨各止其所盈其量而器以成夫是之謂質也是故本立而氣體不修爲敝器氣體修而本不立爲虛器秦漢以來能匡二失以上規六經語孟作者公其人也公篤於倫達於治屢斥而不奪所守其於道始躬蹈之雖者治之功未知其選密何如要其本不可誣也而發爲文章其體易良其氣渾灑又足以載焉故雖尋常贈答之辭題記誌傳之作按之鮮不器於道而論者但舉原道諸篇指爲貫道豈得與於知言哉是編所評並發明斯旨其註則有資論世及考證者特詳而於世所稱無一字無來歷者不及蓋辭必已出公銘樊紹述墓言之而申之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奚必問所自哉易之元亨利貞書之欽明文思又誰作之而述之乎吾懼拘牽比附而器敗矣因並論之

李習之先生文讀序

昌黎之文廣博易良余於韓文故言之詳矣而習之先生其廣博稍遜其易良則似有進焉蓋昌黎取源孟子而匯其全故廣博與易良並先生取源論語而得其一至故廣博雖不如而易良亦非韓

所有也譬諸天地之氣其穆然太虛冲和昭融者論語之易良也其湛然不滓高明夷曠者孟子之易良也二者微有區別焉學之者甯無差等乎哉故余於昌黎猶爲公好於先生若爲私嗜然每展卷如嘗異味必求屬饜又恐其難再得不肯遽盡留以待再享其愛惜之至如此誠不自知其然也然先生之文平澹如孟襄陽詩不見可悅常授學子一編語之曰解好此可與道古亦竟鮮有言好者爰彙舊讀所得評成是書曰習之先生文讀與韓文故並行莫後進資以啓發可得同好蓋亦不欲獨享異味之意也凡十卷先生全集盡在是其末卷九篇則擬刪者並錄之亦如評明所見庶好而知其惡雖私嗜固不失爲公好也夫道光戊戌孟春月澍然序

茗柯文後序

代

先師張景文先生文凡四編皆先生依年自訂以授其甥董君元錫嘉慶十三年鐫諸版今所傳茗柯文是也道光十四年某與同門仁和陳君善續刻先生補編竣已思古人集不專一本因重鐫前刻并爲一部冀廣其傳焉續刻不得其年但依類編次重刻悉因其舊惟第三編有先生自序移於卷首謂先生作文之旨是在是不可以不先讀也荀子曰度己以繩接人用世續刻所收雖先生已汰其法度氣格故在良工不示人以璞以其易窺汰之然學者由是以入如欲升而得梯梓而存之亦

接人道用樵之道宜先生所許也前刻蓋度己以繩者故行於世而某之重錁又別有意焉蓋六經語孟左史韓歐諸家爲斯文大宗家有其書矣何以後之作者每罔爲一代之文趾錯踵接成爲風尙無論大宗且不得比庶孽豈前書皆束而不觀邪無亦如史公所稱法後王以其近已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歟我朝作者愆空疏無實之學謂文章必本經術其說是矣然所著大抵彙萃經說注疏考證異同細大不遺案衍昭回極於不可增意欲合經術文章爲一不知二者皆失職墮於風尙而莫之反也先生爲一代儲宗虞易鄭禮諸書發陰陽消息之緘溯先聖禮樂制作之原海內奉爲圭臬久矣今讀其文守系大宗氣清而光暉理周博而思中正未嘗撫古人一字何莫非經術之真焉竊謂以經術爲文章如先生斯兩得也夫言有是而流於非者必從其所明以真是者導之庶幾感而思變則欲挽今日風尙以進於古莫先生文若也夫烏得家置一書俾學者盡讀先生文哉

種竹山房詩稿序

代

昔張爲作詩主客圖推白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蓋樂天元和長慶間一大宗也顧後之學樂天者或卽於靡或流於薄豈其詩有以致之哉毋亦學之者得其龜跡而昧其取源之地乎樂天取源之地何杜子美是已夫白之疎達視杜之沉鬱不類也要其性厚而氣舒體博而完固何一非出於杜其

視之甚易得之甚逸所謂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者茲所以爲唐一大宗歟宋之歐陽永叔陸務觀皆祖杜而宗白復爲宋大宗則白之武往尾來其源流遠矣學之者烏可不審其自哉宜興儲氏自宮庶先生世以毛詩相授受故其家有竹屋傳經圖宮庶之曾孫青陽學博君紀堂傳經之餘肆力於詩積爲十四卷邇余福建督學署乞序余讀之蓋學白而兼骨於杜者夫以白所取源者學白宜其不卽於靡不流於薄哀然爲宋歐陽氏陸氏之後起也伏讀御纂唐宋詩醇以白配杜李韓爲唐四家顯示大衆之系而君六十生日詩自謂苦心師杜白可謂善於遵守能自得師矣抑白取源於杜而二公實皆取源於三百篇觀君集多庭幃之詩語不忘親性分內誠視杜白之拳拳君國者何以異則於其三百篇也不惟闡其義兼師其意與辭焉卽以茲集爲君傳經之緒可也詩後附詞二卷亦異夫世之靡與薄者并及之

梁苒林先生退庵文存序

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于此一無實而求工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體格焉又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

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弊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卽不以文自名其爲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覽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爲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爲取其自然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昔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勳勞內外爲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旣成政歸夏其文若干卷爲退庵文存屬澍然論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工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嘆曰茲非實遂而光煜者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况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

何雪巖詩集序

邵武何君雪巖自吳徵君清夫來爲教授已有詩名而余未之見也然余嘗訪士於徵君徵君曰此

間有何生某者異時當以詩鳴世余叩其所得曰今之爲詩者務表襮其才惟恐不得爲詩人又恐人不知爲詩人然優於才者張外而盡之不足於才者遁內而飾之所與存者幾何故爲詩者益多去詩益遠詩道之所以衰也何生恂恂學問不知有世名其爲詩求自怡不求人知間與人唱和期抒所得不期蓋人其意念深矣吾是以下其有成也余心誠之閱三十年當道光己亥余掌教郡書院四年黃生洛書手其師雪巖詩集誦序余曰是向者亡友徵君嘗語余者也余與何君生同郡又居郡積歲今始得讀其集則何君不汲汲於名可知卽此可徵其詩黜聲聞而參上乘浸浸有鄉先正嚴滄浪黃元鎮遺風足以傳矣而徵君乃眷於三十年之前洵可謂知人哉莊子言黃帝遺其玄珠最後使象罔索而得之蓋象罔以無用爲用賢於契詭以不見爲見賢於知與離珠故得之也詩何莫不然高達夫年踰五十始爲詩劉春虛名不載新舊史存詩纔十餘首而數唐詩統系未嘗後之岑嘉州孟襄陽則皆無意於名而得之也彼沐猴而冠私立名號并不得此餘分閥位卽有名於時亦夥涉之王沉沉者奚貴歟嗚呼何君其知之矣然非徵君孰爲之發其覆哉余序茲集益感念我亡友不置也

甚德堂文集序

品百物秩庶事而經緯兩間者名是也天地陰陽名道奇偶名數動植名化器服名用人名功名言上焉者名德故老子曰有名天地之始黃子曰名生於真楊子曰德名爲幾名者聖人文天下之迹也因其迹而著爲教倫名從經禮名從質爵名從等得其正則治易之則亂故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於生也生而姓幼而名冠而字沒而諡四者人之終始也春秋核名實則謹所書至於黜倖名章欲蓋俾善者有所勸惡者有所懲是所謂微而顯婉而辨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徒久天下人耳目期實乎性之分而已故董子曰名者性之實則名可不慎歟逮德降而名始與利比太史公曰富者德勢益彰又曰侯之門仁義存巴寡婦清用財自衛始皇帝爲築女懷清臺陸賈著新語裝錢五百萬游漢廷名籍公卿章孟經術以父子相時人語曰遺金滿贏不如一經善夫班孟堅傳儒林曰祿利之路然也蓋後之名是三者假聖教以文其迹一之乎利矣寧化吳徵君清夫先生勇於名而嚴於利今集中載兩漢君臣論讀五代史諸篇析義利之分以翼經術道而衷於身故成進士之明年以孝廉方正召試卒辭部徵教授邵武既七年文集成書來督序徵君之文澍然嘗竊論注篇末茲不述述其言之身之者見如徵君始不愧名焉澍然業名而無成者然得附徵君文以名是猶愈於階利以遂名者萬萬也嘉慶丁卯仲秋光澤後學高澍然謹序

怡亭文集序

文者道之華則道其文之質也去質無以爲文猶紉之必依夫素焉焉有文可以離道乎哉然文之於道苟非其自有之雖上窮性命下究事物中明治法術吾見其陳言矣未見其爲道也蓋其存也必實自己其發也不求名於人其辭與氣之相隨也各識其織中其節焉然後質立而文從謂之文道苟稍溢夫質或不足於文又幾得者而失之甚矣其難也雖然非爲之難知之也難其能出其才智色取聲附以求名於世世因而名之繆跡相襲豈復知反於質哉其近道之彥又不知不以文之而見於辭氣亦不求識其織中其節類於孔子之所謂野也故曰知之也難建甯張公怡亭其先余而知者乎君務實而遠名蕭然一室於斯文冥契然不常作亦鮮以示人余嘗獲私其一二以爲質立而文從在是矣遂與定交而彙所作就君正恆擴所未聞焉君亦出其全示余大抵君言主立誠得有餘不敢盡之意故其爲文充於中而大發於外也因序而藏之以足吾嚮往之私且以樂言所知云爾

怡亭詩集序

余少之時學爲詩自謂非其才所宜遂輟所學而學古文古文則知好之矣久之頗究其升降利病

然亦未能豁然大適也已卯交建甯張君怡亭怡亭之詩之文皆卓然追古作者余維樂其所近自得怡亭於文有進而詩仍懵然也往時余既序怡亭之文矣今怡亭自彙其詩六卷復屬余序余何以序怡亭之詩哉雖然怡亭之所以爲詩者余故能言之也怡亭具敏贍之才而未嘗少見於詩然世之負才名者每緇焉蓋怡亭靜者也其於詩牢籠萬狀歸於自得無所迎而悠然與之會無所拒而泊然與之忘無所倚著而浩然與之深杳然其高也其或不主故常或不遺耳目之近莫非天趣之形焉真靜者之詩也其文亦然蓋怡亭少病瘵知醫藥不能起則遂遺棄世事一念不萌敗敗穆穆與太初遊行之期月自謂胸中之樂不能喻諸人於是其病尋愈而詩文益深醇人亦偶乎遠矣故曰怡亭所以爲詩余能言之也然讀怡亭之詩豈易哉方擾攘時詩之見才者讀而悅之怡亭之詩不悅也及空山夜靜萬慮屏息然後見怡亭之詩焉則亦唯靜者能讀之也然則余之不能靜宜其於詩懵然卽文視昔有進亦終未獲豁然大適則余之愧怡亭者多矣才甯有宜不宜邪

陳扶雅文集序

古文之道有真精焉亦不徒戒貌襲遠龜獮而已理必心得氣必內潛辭必已出然後真精可得而求反是理雖是爲僞理氣雖盛爲僞氣辭雖古爲僞辭其真亡焉也不真則無物龜且不得言况精

乎哉而心得之理不能周物內潛之氣不能動物已出之辭不同物則或失之偏或失之枯或失之誣雖精弗尙其精亡焉也精亡眞且內耗亦終必亡已矣仁和同年友陳君扶雅教諭嘉善愛歸故制府孫文靖公三聘強起之始以道光辛卯來閩修通志與余同事三載因得盡讀君文初如吾心欲言而未能言焉繼如古人欲言而未經營焉卒如達吾心之隔挾古人之藩成一家言焉嘆曰古文眞精之道其在是矣於是篇疏其句句疏其字得其至安協於冲深無朕者與爲無朕無涯者與爲無涯屬君專纂國朝傳亦以是法注之豈吾阿所好哉由君文而進於古益吾所未能不營欲升而得梯返迷而覺路也君遂引予爲知己有作輒屬余評及甲午春別余而歸歲五六通問啓緘必有文數首或一二首蓋君未嘗一日不在余心也今不得君耗將一載三月十一夜夢見君如平生歡問何故無書色慘沮不答意君其死矣一慟而醒踰三日而君訃至矣其卒以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嗚呼君奈何遽死邪卽欲更如往時啓緘快讀君文何可得邪嗣子篋述君遺命請序云先君臨沒僅此一書嗚呼余尙忍宿君命乎制淚成此亦祇述余所以知君者冀君魂魄未遠一鑒之也君爲人方質內誠意所獨至堅不可奪有未慊改不移時是真精之本也非是烏能傳斯文墜緒貽正後人哉道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光澤高澗然

綠筠堂菊花詩集序

綠筠堂菊花詩集余浦城同年友朱君緘三著也君淵雅工詩甫踰三十而性嗜好菊既廢益甚物聚於所好凡得一百一十六種多來自遠方各繫以詩分黃白粉紫四卷都爲一集既卒其門人黃君香膝示余且乞序余讀之爛若萬花各極其致可與君謨荔枝譜並傳矣君雖廢于菊殆真見諸品邪抑以神賞勝於目接邪余嘗論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以爲南山日在望無時不見惟採菊時悠然見之斯爲真見矣歸熙甫曰悠然者與道俱則亦不必真有南山而亦見之矣由是推之謂君於菊徒以神賞無所見不得也菊於諸卉花時最久要其得賞時閱月耳君由萌而葉而華而落無時不見菊焉是以樂之終身忘其廢且老歟雖然菊與詩皆寄也人心之靈各具真見其茫然終若無睹者日蔽之而視亂之也君收視於內陶然有以自適意所見常有與淵明同其悠然者惜君已卒無從問之及讀君自序云世有品余菊之殿最者有議余詩之工拙者泥矣然則君果有真見而菊與詩皆其寄君自己言之矣何用更問哉

送郡伯黃心齋先生歸里詩序

河曲黃使君心齋先生權邵武府十閱月政通民愉頑蠶易心以興以除莫不順序於時尊用朝議